

王平陵著

情

盲

(四幕劇)

月雙

商務印書館印行

王平陵 著

情

盲 (四幕劇)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贛縣初版

(89007 贛手)

情 盲 (四幕劇)

贛版手工紙

定價國幣壹元捌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 者 王 平 陵

發行人 王 雲 五

重慶白象街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情 盲（四幕劇）

第一幕

時 一九四一，十二，七，早晨。
地 後方某大都市。

人 （全劇登場人物。）

曾懷仁 年近六十，大紳士，猶豫，懷疑，意志不堅，貪財好色。

曾彥清 懷仁之獨子，現任行政督察專員，正直廉明，急公忘私。性格軟弱而並非無能，情感似強於理知；但遇有極大之鼓勵，也能克服情感，走上理知所指示的道路。

吳孝剛 現任專門學校校長，懷仁之婿，有嫉惡如仇，見義勇爲之好性格。

曾玉清 懷仁之女，吳校長之妻，是賢母良妻的典型。

金達權 是舊官場之失意小政客，早歲曾留學日本，現實革命的怒潮，把他沖入泥底，變爲時代的渣滓，環境迫着他虛偽欺詐，自私殘酷，有第五縱隊的嫌疑，爲懷仁合股作惡的伙

金素華 達權之女，性格爽朗純潔，有深刻之識別力，不直其父之行爲，又美麗活潑，銳敏的理知，常能駕馭奔放的熱情。

張豔芳 達權失意時姘上的情婦，因為要達到某方面的目的，不惜讓作懷仁的後妻，歌女出身，風騷放蕩，酷愛時髦的裝束，罔識大意，惟利是圖；但頗熟悉於她所能接觸的世界而得的另一種生活經驗，善於揣摩男人的意欲，誘惑男人入魔道。

余家堃 厚生米行的會計，不明是非曲直，僅是一個『有奶便是娘』的求溫飽的店員。

趙老闆 琴師，忠厚朴質，有俠義風，當兵出身。

老宋 懷仁之僕。

黃老虎 土劣。

張狗皮 土劣。

獨眼龍 土劣。

學生甲 專門學校的學生。

學生乙 同上。

學生丙 同上。

省委 省方派出的委員。

老農夫

老農婦

農孩

勤務兵甲 專員公署的勤務。

勤務兵乙 同上。

沈祕書 專員公署的祕書，不出場。

軍警，羣衆，各若干人。

佈景

曾公館的客廳，陳設華麗；右側，有門通內室，內室裏正傳出唱戲的琴音，張豔芳在吊嗓子。

推開後面的玻窗，是一個小花園，可約略窺見園中的花樹。

左旁有門，通走廊，可達戶外。門之側，置長沙發一。對面的同一方向，是寫字檯，檯上有電話機，文具，報紙。曾懷仁常在檯上看報，寫字，打電話。

廳之中央，擺着巧小玲瓏的小圓桌，在湖綠色的台氈上，安置一花瓶，瓶花鮮艷奪目，桌上有茶具及香煙之類。

在曾懷仁寫字檯的下首，有小沙發和茶几。壁間點綴着中西名畫若干幅，頗覺富麗堂皇，

一望而知是有名望的巨室。

幕啓，是晨餐之後，陽光從玻璃窗眼裏透進來。

曾懷仁喜不自勝，在廳屋裏踱來踱去，充滿不可言喻的得意，走到寫字檯，取閱當天的報紙，又坐在沙發上，自得其樂地抽煙，抖腳，搖頭擺腦，再拿起報紙來仔細看一看。慌忙走起，跑近寫字檯，立即翻出一封信，瞪視了一回之後，歡喜得笑逐顏開，拈鬚微笑。時，內室裏正在吊嗓子，吊得特別起勁，曾側耳而聽，馬上興高彩烈地揪鈴。

老宋聞鈴闖進來。

什麼事？老爺！

趕快叫太太來。（手拿着報紙，怡然自得。）

太太下禮拜唱義務戲，要吊吊嗓子。

不要代太太說理由。混蛋！懂不懂大公館的規矩？你當過傭人沒有？

是……是……老爺！

趕快叫太太來，我有好消息告訴她。（興奮）

是……是……老爺！

（老宋前進幾步，向內室高聲：『太太！老爺請。』）

（張豔芳內應：『等一等。』）

（老宋：『老爺又有好消息告訴你呢！請你快出來。』）

（張豔芳：『等一等，我就來了。』說完，仍舊唱下去。）

（曾懷仁心急，連忙再撥鈴。）

（張豔芳笑嘻嘻地出來，連連說：『來了，來了。』）

（琴師趙老闆跟在後面。）

（芳）唉！叫我做什麼呢！下禮拜是平劇大會串，我又要登台了。

（仁）（拿着報紙，喜形於色，靠近她，百般討好。）來！來！你走過來！（豔芳慢慢移動。）

（芳）（說着，把深度的近視眼鏡取下來，擦一擦亮。）豔芳！這是今天的物價表，白米又上漲了。（不待思索地轉回寫字檯，急忙把剛才看過的那封信，拿給她看；她不接受，若別有所思一般。他就自己拆開，把信中的大意，說給她聽；而她像沒有聽見似的。）據余家堃來信，我們最近收買的一票山米，明後天就要到。

（芳）（不耐煩地）誰？余家堃！

（仁）是的，余家堃！我們厚生米行的會計。

（芳）噢！是管賬的。

（仁）（吃力地發笑。）哼……哼……豔芳！合起今天的市價來，又淨賺到二十多萬。（說完，站在她的身旁，等候嘉獎。）

芳（無所謂地，想轉身走回內室。）唔！我不懂你們的生意經。我不感興趣。

仁（一把拖住她。）怎麼！你反對發財嗎？（仍舊握住那封信。）余家驥傳來的好消息，你不歡喜嗎？

芳（停住。）發財，我並不反對。（走過去，靠近圓桌，取煙，懶洋洋地走到長沙發上坐下來。）

闊（面對張豔芳）姑娘！你還唱下去嗎？

仁（搶着回答。）不唱了，請回去吧！

闊（收起琴弦，自言自語。）好！我就到別家去走動走動。

芳（連忙制止。）慢一點，我還要唱下去。

仁（喟然嘆息。）唉！你還是丟不了那一套，西皮，二簧，反西皮……

芳（喟然嘆息。）唉！你老是記掛着發財，發財，白天想發財，做夢想發財，一天二十四小時，時時刻刻想發財。

闊（冷笑）哼……俗話說：『想發財，必倒霉。』

仁（含有怒意。）不一定，事在人爲。

芳（忽轉和婉的聲調。）好！趙老闆！你坐一坐。我的老爺！你說吧！把你的生意經說一個痛快吧！

仁 是啦！我叫你出來，爲着是要你歡喜。（急忙走近寫字檯，取回當天的報紙，緊靠張豔芳誦讀價目表。）你細瞧吧！超等的山米，一百七十塊一小斗。注意！是小斗，不是老斗。

（停一停，彷彿考慮的神氣。）嗯，嗯，小斗比老斗，至少要小兩升有多。據家塾信上說，我們的米，都是照老斗收進的。因爲度量衡到處不同，有許多偏僻小縣還是用老斗。

關（插嘴。）唔！讓我算一算，一斗米收進來，再賣出去，淨賺兩升，一石米，就賺兩斗，十石米，兩石，一百石米，二十石，一千石米，二百石，一萬石……：

仁（忙着搖手，點頭，連聲應和。）是，不錯，你說得對。我們總數是五千石，至少淨賺到一千石了。

芳（十分乏趣，心不在焉地說。）唔！囉囉，囉囉！真麻煩。

仁（附和。）喂！趙老關！你不要囉囉。我再唸給你聽。（又集中精力，注視價目表，高聲唸下去。）……次等的山米，一百四十五塊一小斗，中等的，一百三十塊，最蹩腳的糙米，幾乎是一半糠，一半沙子的糙米，都漲到一百開外了。（大笑。）家塾信上說，我們的米，祇合到八十塊錢。老斗。哈……哈……哈……時來，運就來。（拍拍她的肩膀。）芳！發財！總是叫人歡喜的。成千成萬的法幣，得來全不費工夫，總是大家樂意的。

關 姑娘！（拿出鋼錶來，看一看。）快九點鐘了。明天再唱吧！（說完，站起來要走。）
芳 趙老關！請你再坐一坐。（回頭對曾懷仁說。）喂！你真叫我高興。你就到米行裏走一趟

吧！說不定，管賬的就要回來。（像遺忘了什麼，突然記起似的。）噢！噢！我忘記告訴你，金達權還有事和你商量，他也許到米行裏去找你呢！

仁 不，你說錯了，金達權有事商量，他曾到我家裏來，就是余家堃回來，也非先見我不可。

芳 （心急，頓足。）唉！我下禮拜就要登台呢！唱不好，還不是坍你的台。

仁 謝謝，一千個謝謝，我不要你爲我爭這樣的大面子，太太！

芳 那你就不必管我。（逕向內室裏走，憤憤地說。）趙老闆！來！接着拉下去。

仁 （跟蹤追上來，拚命拖住她，脅肩諂笑地說。）芳！你的戲，唱得真好。硬是要得。連我

不懂京戲，最討厭京戲的門外漢，都覺得你的調調兒，同梅蘭芳博士差不離。（鼻洞裏發出

不入調的笑聲。）哼……哼……哼……

芳 （回頭，嫣然一笑。）噲！你又來吃我的豆腐。

仁 真的，誰吃你的豆腐？

芳 你不是說，要學會『遊龍戲鳳』有機會和我合串嗎？

仁 唔！（微領其首。）

闊 （諷刺地）哼……哼……老爺去正德皇帝，倒是一副天真的『好口面』呢！

趙老闆！你也來取笑我。

芳 我說句老實話：『玉堂春來至在都察院』，這一句搖板，我面對面，嘴套嘴，整整教你一

個月，你還沒有唱得上口呢！

仁 唉！祇怪我太忙了。

芳 金達權不比你更忙嗎？他是厚生米行的經理，他會唱全本的玉堂春呢？

仁 豔芳！一心無二用。忙着發財的人，那有閒工夫學習這一套玩意兒。

芳 唷！你忙的什麼？

仁 你不要小看我。趙老闖！你知道，抗戰以來，社會上那一件新事業，少得了我。

闖 是！（點點頭。）

（郵差扣門，送來一大紮信件。）

仁 （自言自語。）唔！這麼一大堆信件，誰有工夫一封一封拆看，封封都給他們一個滿意的回答。

芳 趙老闖！你不知道我們老爺佔了他兒子做了官的光，也變成要人呢！（冷笑。）哼……哼……

闖 我知道，大少爺是這裏的行政督察專員。

仁 豔芳！我佔了你的光，要我忙裏偷閒學京戲，變成忙上加忙的忙人，倒是千真萬確的事

實！

芳 （生氣。）你這老糊塗，不識好歹，我是一片好心，要你忙裏偷閒學少年呢！

關（插上來說。）不錯，姑娘說得有理。此刻的少爺，太太，時髦小姐們，既沒有跳舞場可以鬆動一下筋骨，又沒有像樣的咖啡店，好看的愛情影片，天天打牌，玩『沙盤』，show your hand 也會惹厭，如果要遊山玩水吧，又缺少氣力爬高下坡；所以，現在跟我們學京戲的人，真是不少。老爺！你不算老，不過，你要覺得更年青些，那麼，跟太太學會幾句京戲，倒是很時髦很合潮流。

仁 我實在是忙，趙老闆！你瞧，這麼多的信件，封封拆開看一遍，就要你的命。（一面約略地看信，隨着，隨丟過一旁，無所謂地說。）這些人真叫不識相，不是向我求差，謀事，就是爲了借錢，借米。（冷冷地笑。）好笑，好笑，我這裏不是職業介紹所，我也沒有開銀行，我是開的米行，我的米是將本求利的生意買賣。（立即把謀事，求差，借錢，借米的一大堆信件，憤怒地撕毀，丟在字紙簍裏。）唔！誰有力量救濟他們，他們餓死是活該！

仁（站起，拍一拍身上的碎紙，又坐下去，繼續翻看信件。）唔！一張請帖。（瞪着眼，瞧了一瞧。）噢！上一個禮拜天來看你的那位小姐，身材高高，面孔圓圓的，和人家結婚了。豔芳！是不是她？

芳 是嗎？（慌忙接過請帖。）當真是的。那你一定要跟我去道喜，我們是結拜的姊妹。

關（伸過頭來張探。）噢！在蓮鳳樓唱大花臉的，唔！她的二進宮，尉遲公裝瘋，可真唱得不錯。（一本正經地說。）

芳 你也得去，趙老關！

關 當然囉！不過，這年頭，送禮可送不起呢！

芳 你不用送，跟我們一道去就是了。

關 好，讓我白吃一頓，那倒很好。

仁 十分驚奇似地，避席而起，莊肅地問張豔芳。（怎麼，你們都改行了嗎？）

芳 慘苦地。（唉！我的老爺！不修行，又有什麼法子混下去。米太貴啊！（老宋慫促走進，

遞上一個名片。）

宋 余曾計到。

仁 出於意外地。（唔！家塾回來了。請進！請進！

（老宋馬上轉及門，高聲：『余先生！老爺請。』）

仁 見余家塾堆着滿臉的笑容走進來。（家塾兄！你回來了！好！請坐！請坐！

（一團和氣。）回來了，曾老先生！（回頭見張豔芳。）太太好！

芳 謝謝！好！余先生一路辛苦了。

塾 吃力地笑。（哼……哼……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家塾能夠幫得到老先生的忙，非常高

興，非常願意。

（頗費躊躇。）家塾兄！我接到你的信，我以爲你最快明天纔能到。事實告訴我，你不應

該這樣快？（考慮。）唔……莫非……

（搶上去說。）你放心！（忽看見趙老闊在旁，停住口，急問。）這位是……

（連忙介紹。）噢！沒有關係的，不是外人，他是一向跟我拉弦子的趙老闊。

（把話頭故意引到無關痛癢的方面。）太太又要登台，演唱拿手好戲嗎？蓮來捧場。是啲！我好久不唱了，還要多多練習呢！

客氣！客氣！

（看看懷仁的神色。）趙老闊！他們又要談撈什子的生意經了，我們走吧！把那一段快

三眼再練一練。

（趙老闊慢慢地從沙發上走起來。）

（急於探問底細，似理不理地敷衍了一句。）好罷！好罷！我不管你的事。

（他們急向內室裏走。）

我不管你管。（回頭說了一句，走進內室。）

家堃兄！我問你，一路上……沒有……沒有遇到風險吧？……唔……沒有……

（鬼鬼祟祟地到處張探一下。）老先生，你儘管放心。

我實在放心不下，家堃兄！

（想了一想。）我想，沒有什麼問題的。

仁 家堃兄！你爽快些說吧！我們的米呢？米！米！米！

堃 （肯定的。）全部運到了，老先生。

仁 已經收足五千石嗎？

堃 五千石雪白的山米，都是照老斗收足的。

仁 好極！妙極！我們賣出去是照小斗。（停頓一下。）唔！唔！讓我算算看，五千石，老斗比小斗，每斗多二升，一石多二斗，十石多兩石，一千石就是兩百石，五千石就十足多到一千石。照此刻的時價，一百七十五塊一小斗，（大喜過望。）好！好極了，家堃兄，單是在折扣上，我們已淨賺到近二十萬了。（拍拍他的肩背，像要嘉慰的神氣。）家堃兄！你怎麼運來的？

堃 我把五千石米，分裝在十條大木船上。下水的航運，一帆風順，應該是六天的路程，四天就到了埠。

仁 （感激莫名。）噫！真是天幫忙。我三月裏在香港定購的一票呢絨，假使也能這樣快，多麼好！

堃 （略現躊躇。）米是運到了，不過，此刻還靠在江邊，並沒有搬到堆棧裏去。

仁 （着急。）爲什麼不馬上起船呢？

堃 不，老先生！這幾天檢查得很厲害，不可不防；所以，我們的米，我主張到打過三更以後

再起船，免得遭風險。（說完，表示謹慎穩當，老成持重的樣子，走上幾步，聲音抖抖地問。）老先生！你以為對不對？

仁（頓足，綳眉，憂悶。）唉！多事，多事，何必多此一舉，你的膽量太小了。我馬上打電話給彥清，叫他裝癩作費，不必過問。你趕快跑到江邊去，馬上起船，立刻起船。彥清是我的兒子，他就是這裏的專員，你知道不知道。

堊（誠惶誠恐。）我怎麼不知道，我正盼望老先生向專員關說一聲，多多提拔呢！你做好這件事，我推薦你到專員公署，兼一份差使，可以領乾薪，拿平價米。

仁（五體投地，銘佩之至。）謝謝老先生！老先生栽培之恩，沒世不忘。

堊（白米堆在船艙裏，我不怕他們來檢查，我就怕那些難民，叫化子，窮極無賴的小公務員，來偷我們的米，搶我們的米。）家堊兄，倘有這類不幸的事情發生，你的責任可負不了。

堊不過，檢查米糧的機關，恐怕不只是專員公署，這幾天的報紙上，正在大聲疾呼，要求政府管制物價，必先取締囤積居奇呢！為慎重起見，總以在打過三更起船，避開大家的眼線，比較妥當。

仁（默默地點頭）唔……唔……

堊再說，大少爺即不至於難為你老人家，但我們也應該替他設想設想，讓他可以交代。因為私事要公辦，公事倒不妨私辦。